

新發現的王重民佚稿《增修小學考》初探

趙愛學

內容提要：最近在國家圖書館“黎錦熙藏書”中發現了王重民佚稿《增修小學考》。本文結合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和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報告書中相關記載，對《增修小學考》的編撰緣起、經過以及文稿的具體情況作了介紹，對《增修小學考》的價值從增補、取捨、校勘、改進體例等方面作了初步探索。

關鍵詞：王重民 增修小學考 黎錦熙藏書 大辭典編纂處

近日我們在整理國家圖書館藏“黎錦熙藏書”時，意外發現一紙箱稿件，紙箱側面貼有紙條，上題“王重民先生稿”。稿件為散葉，版心位置題“增修小學考”。經查閱核實相關資料，我們確定這些稿件為王重民^①所著《增修小學考》。

這部《增修小學考》為王重民佚稿，長時間以來，學術界一直以為此稿早已亡佚。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早在上世紀40年代談到謝啟昆《小學考》的增訂時就提到，“王重民企圖增訂但未成”^②。劉修業所撰《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學術活動編年》^③中在提到《續修小學考》^④時說，“但這些文稿想隨時增補，未即出版。原稿大概存於中國辭典編輯處，錢、黎（著者按：即中國大詞典編纂處主持人黎錦熙、錢玄同）二先生均已先後逝世，稿亦散佚。”近年發表的《〈王重民教授著述目錄〉補遺》^⑤在提到王重民“未出版但稿已遺失”的情況時，也列有“《續修小學考》一百卷”。劉修業的猜測是正確的，王重民的這部稿子正是存於大辭典編纂處。1928年中華民國大學院改組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同時決議成立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由黎錦熙任總主任，黎錦熙與錢玄同為總編纂，另聘編纂員三十餘名。計劃自1928年至1948年，用二十年的時間編成《中國大辭典》。從1928年到1934年，《中國大辭典》的資料已基本搜集整理完備，其間也組織了相關參考書的撰寫，王重民的《增修小學考》就是大辭典編纂處相關工作的一部分。後來大辭典的編纂因經費短缺及戰亂等諸多原因未能成行，而大辭典編纂處的相關文檔都存在黎錦熙處。上世紀90年代初，黎氏藏書由其後人遵其遺願捐入國家圖書館，王重民這批稿件也隨之入藏。

一、《增修小學考》的編撰緣起及經過

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河北高陽人。1924考入北平高等師範學校（後改名北平師範大學），受到北師大教授黎錦熙，以及在北師大講授目錄學的北平北海圖書館館長袁同禮等人的賞識，1928年進入北平北海圖書館（1929年併入國立北平圖書

館)工作。同年,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成立,王重民亦受邀任特約編纂員,當時就住在大辭典編纂處本部(中南海居仁堂西四所)。1934年,王重民受北平圖書館委派赴英法等國進行學術考察。《增修小學考》的編纂就是在1928年到1934年間進行的。

《小學考》五十卷,清乾隆六十年至嘉慶七年(1796—1802)由謝啟昆主持編纂而成。該書仿朱彝尊《經義考》體例而補《經義考》之未備,分訓詁、文字、音韻、音義等幾大門類,每種書首先列出著者、書名、卷數、存佚等,然後引錄傳記、序跋以及群倫論說,最後間附有按語。它是我國第一部小學類專科目錄書,也被稱作是“輯錄體”目錄書的代表,是研究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的重要入門書,因其能為後人提供豐富的原始資料,歷來受到人們的重視。

關於《增修小學考》的編撰緣起,《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1929年7月至1930年6月)有較詳細的說明:“小學之書以清儒為最精,清儒所作以乾嘉為最多。謝啟昆《小學考》成於嘉慶初季,清儒之書多未著錄,況謝氏書差誤舛駁所在多有,而所錄序跋往往脫去三四字、六七字,乃至兩行、三行,本館以此種專門目錄裨益學術,因與‘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共同商定,為之增補,囑王君重民任其事。”(原文無斷句標點,此處所引為著者所加。後引自《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者同。)而增補謝氏《小學考》主要是為了滿足編纂《中國大辭典》的需要,“以上‘總類’各書,實以文學(廣義的)與‘小學’(即語言文字學)為中心之綜合的整理考訂工作,其用甚廣;然‘按史則’之大辭典,必須有待於此,而後能免於支支節節解決各材料時代前後及真偽等問題之煩”^⑥。

關於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和北平圖書館委任王重民續修謝氏《小學考》,這首先是因為王重民讀書期間就已編纂過《老子考》,整理過楊守敬遺書,有豐富的整理古籍的經驗,在版本目錄學上有一定造詣;其次是上文提到的,王重民在北師大讀書時就受到黎錦熙、袁同禮等老師的賞識。王夫人劉修業和他本人對此都提到過:“因有三對目錄有研究,乃以重修《小學考》之事委託他。”^⑦“余亦以粗知目錄學,錢、黎二師亦以《重修小學考》過委。”^⑧

作為國立北平圖書館和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合作的項目,《增修小學考》在二單位1928至1934各年度報告中,都有專門記載。根據兩家的報告,我們把《增修小學考》的編撰過程大致勾勒如下:

1928年8月至1929年7月,擬定“小學考補續書目”,開始抄錄序跋。

1929年7月至1931年6月,校勘謝氏《小學考》,增補百餘種清人文集及藏書志中重要的題跋記等,完成《說文》、《爾雅》兩大部分長編。

1931年7月至1932年6月,又從清代45家文集內錄出序跋50餘篇,同時搜補新印新著書30餘種,訂正《說文》、《爾雅》兩大部分及雜字書不少脫誤,並初定全書分為一百卷,約分訂五十冊。

1932年7月至1934年6月,校勘《小學考》3000餘則,別為《謝氏小學考校勘記》;又因《增修小學考》卷帙浩繁,一時難成,故提前編成《增修小學考簡目》,正在審閱待印。

二、《增修小學考》文稿概況

從文稿的總體情況來看，《增修小學考》並沒有完全定稿，而是隨時加以增補，因此其中有抄錄出的為數不少的待歸併的“單篇”。據我們粗略統計，所有稿件共收小學類書目 529 種，另有 497 篇“單篇”序跋。

全部文稿所用稿紙為豎行藍格稿紙，半葉 11 行 21 字，版心有單魚尾，其上題“增修小學考”，板框左欄外下側題“中國辭典編纂處”。文稿為散葉，稿紙全部對摺摺放在一起，每篇篇目都是用第一頁把其他頁包在一起。正文為小楷豎行抄寫，有部分單篇序跋的字體不同，當是別人代抄，代抄的部分有的在頁面欄外左下角記當頁字數。^⑨正文全部加以斷句標點，且基本都已進行過校勘。

正文各篇分篇頭和正文兩大部分。篇頭首列書名、卷數，次列著者（包括籍貫、字號。個別條目的籍貫、字號處空以待補），再次列存佚情況，最後詳列見存版本情況。正文部分則抄錄原書序跋及藏書志中相關題跋。部分篇目之末有作者按語。正文內容若是《小學考》、《許學考》等已收的，則多以其印本剪貼粘附在空白稿紙之上。其中有個別序跋本為《小學考》、《許學考》所收，但沒有剪貼粘附，仍然抄錄，當是王重民對感興趣的內容，通過手錄加深印象。

此批稿件中，除了《增修小學考》外，還夾有一些零亂的雜稿。如抄錄楊守敬跋《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末記“庚寅三月楊守敬記”，為“北京圖書館三號用紙”（著者按：此“北京圖書館”應為民國時期北海圖書館前身之北京圖書館），當為王先生整理楊守敬《日本訪書志補》時的底稿。又有一頁稿紙，抄錄書目 21 種，版心題“無極縣志”，當是王先生編《無極縣志》時的相關文稿。又有《釋鰭》（錢塘《溉古亭述古錄》卷一卅七下）一篇，不知是否為王重民另所編《清人字說選錄》的稿子。

三、《增修小學考》的價值初探

1. 《增修小學考》對謝氏《小學考》作了大量增補

謝氏《小學考》雖有開創之功且搜羅宏富，但囿於時代的局限以及墨守朱彝尊《經義考》體例的影響，也存在種種缺陷。當時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1929 年 7 月至 1930 年 6 月）在提到續修《小學考》工作時就明確指出，“小學之書以清儒為最精，清儒所作以乾嘉為最多。謝啟昆《小學考》成於嘉慶初季，清儒之書多未著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1930 年 7 月至 1931 年 6 月）也指出，“錄原書前後序跋而不及諸家藏書志之序跋，錄翁方綱、錢竹汀文集內之題記而不及他家文集內之題記”。正因為如此，《增修小學考》“就謝啟昆《小學考》原書，補其所未備，續其所未見”^⑩，對謝氏《小學考》作了大量的增補。增補內容主要包括兩個大的方面：一是對序跋篇目的增補，即就《小學考》、《許學考》已選書目，大量補充序跋。如，漢劉熙成國《釋名》八卷，《小學考》原輯錄“自序”、“四庫全書提要”兩篇，而《增修小學考》又增補“葉德輝劉熙事跡考”、“儲良材序”、“吳楠序”、“顧千里釋名

略例”、“嚴可均對丁氏問”、“桂馥釋名跋”、“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八篇；清鈕樹玉匪石《說文段注訂》八卷，《許學考》原輯錄“自序”“阮元序”兩篇，而《增修小學考》又增補“張炳翔跋”、“曾釗序”、“方東樹跋”三篇。一是對選目的增補。除了傳統小學類著作，《增修小學考》還收入近代甲骨學等古文字類著作，如《殷虛書契前編》、《鐵雲藏龜》、《殷虛書契考釋》、《殷虛書契後編》、《古籀餘論》、《殷虛書契待問編》、《殷虛書契精華》等都收入其中。同時，視野還擴大到異域，收入日人著述，如日本狩谷望之《箋注倭名類聚抄》十卷、日本源順俱瑛《倭名類聚抄》十卷。

《增修小學考》之所以能如此大規模增補篇目，尤其是大規模增補清人文集，這與王重民編纂的另一部書《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有很大的關係。據《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自1929年始編，1934年最終編成校印，編纂時間與《增修小學考》正好重合，因此《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的編纂成果能隨時為編纂《增修小學考》時參考。《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收清人文集400餘種，其“經類”下的“十三小學類”專門彙集清人文集中有關小學書的序跋以及字釋等。有此一編，對《增修小學考》的編纂可謂如虎添翼，其增補也就更為全面可靠。據我們對《增修小學考》近一半稿件的初步整理，發現《增修小學考》徵引清人文集80餘種，為了讓大家對《增修小學考》增補《小學考》的情況有更為直觀的認識，我們不憚其煩，把這些文集的目錄列舉如下：

王棻《柔橋文鈔》、俞樾《春在堂雜文》、張澍《養素堂文集》、俞樾《湖樓筆談》、江瀚《石翁山房札記》、姚衡《寒香草堂筆記》、姚鼐《惜抱軒文集》、李慈銘《越縕堂日記》、顧千里《思適齋集》、王昶《春融堂集》、鄭珍《巢經巢文集》、全祖望《鮚埼亭集》、周壽昌《思益堂日札》、錢大昕《潛研堂文集》、段玉裁《經韻樓集》、羅振玉《面城精舍雜文》、武億《授堂文鈔》、莫友芝《邵亭遺文》、張鑒《冬青館甲集乙集》、劉師培《左盦集》、洪亮吉《更生齋文》、劉文淇《清溪舊屋文集》、張士元《嘉樹山房續集》、厲鶚《樊榭山房集》、秦瀛《小峴山人文集》、黃庭鑑《第六弦溪文鈔》、王闓運《湘綺樓文集》、王國維《觀堂別集補遺》、陳澧《東塾集》、劉逢祿《劉禮部集》、何秋濤《一燈精舍甲部稿》、章炳麟《太炎文錄》、陸耀《切問齋集》、吳閻生《吳門弟子集》、莊述祖《珍執宦文鈔》、劉獻庭《廣陽雜記》、洪頤煊《讀書脞錄》、徐乾學《憺園文集》、毛奇齡《西河合集》、汪琬《堯峰文鈔》、章學誠《乙卯札記》、朱彝尊《曝書亭集》、黃彭年《陶樓文鈔》、陸心源《儀顧堂集》、李祖望《鏤不捨齋文集》、龔自珍《定盦文集》、黃本驥《三長物齋文略》、譚獻《復堂日記》、嚴元照《梅庵學文》、李富孫《校經廬文稿》、黎庶昌《拙尊園叢稿》、孫原湘《天真閣集》、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張潛《鎔經室集》、高心夔《陶堂遺文》、陶方琦《漢學室文鈔》、朱珔《小萬卷齋文稿》、紀昀《紀文達公遺集》、朱筠《笥河文集》、沈家本《枕碧樓偶存稿》、桂馥《晚學集》、趙一清《東潛文稿》、孫志祖《申鄭軒遺文》、陳祖范《陳司業文集》、王先謙《虛受堂文集》、錢保塘《清風室文鈔》、馮桂芬《顯志堂稿》、邵晉涵《南江文鈔》、吳承志《橫陽札記》、何慶涵《眠琴閣遺文》、何紹基《東洲草堂文鈔》、楊峴《遲泓軒文》、汪之昌《青學齋文集》、嚴可均

《鐵橋漫稿》、洪亮吉《卷施閣文甲集》、汪士鐸《汪梅村先生集》、胡薇元《玉津閣文略》、繆荃孫《癸甲稿》、王念孫《王石臞先生遺文》、薛壽《學詒齋文集》

上述 80 餘種文集基本為《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所收，《增修小學考》與《清代文集分類篇目索引》之間的關係據此可見一斑。除此之外，《增修小學考》另徵引藏書志書 13 種：

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天祿琳琅書目》、《天祿琳琅書目續編》、森立之《經籍訪古志》、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阮元《四庫未收書提要》、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傅增湘《雙鑑樓藏書續記》、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王頌蔚《古書經眼錄》、陳振孫《書錄解題》、陸心源《儀顧堂題跋》

從藏書志書中大量輯錄重要題跋，這就在版本等方面大大豐富了《增修小學考》輯錄的信息量，強化了其作為輯錄式“專科目錄”的學術價值。

2. 對《小學考》、《許學考》所輯錄的序跋篇目及所選原書序跋有所取捨

《增修小學考》沒有簡單照錄《小學考》及《許學考》已輯錄的序跋，而是重新加以審訂，或留或刪，對原文不全的則根據情況重新補足。至於所選各書原有序跋也有刪有留。就稿中所見，舉例說明如下：

清傅雲龍《說文古語考補正》二卷。內夾有所剪貼的印本《許學考》黎氏所作按語，頁眉注明“不貼，存”。

清潘耒《類音》八卷。《增修小學考》刪《小學考》之“大清一統志”、“李光地榕村語錄”兩篇序跋。

清王引之《字典考證》。本錄有“清旨摺”、“進呈摺”兩篇，但右欄框外批注：“可不用。”

《五雅全書》。本錄有“張堯翼序”，但右欄框外批注：“此文不通，可不用。”

晉郭璞《方言注》十三卷。“自序”、“李孟傳後序”、“朱質跋”、“錢曾敏求記”、“四庫全書提要”等都剪貼自印本《小學考》，但《增修小學考》刪去原附在“李孟傳後序”後面的“按語”。

田吳炤《說文二徐箋異》二十八卷。末記：“後有田氏自為後序及李滋然跋，不錄。”

莫友芝《仿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一卷。末記：“方宗誠有跋，不錄。”

《切韻類例》。本已剪切印本《小學考》所錄孫觀序，但所錄孫序內容不全，僅錄至“離為上下篇曰切韻類例”，《增修小學考》抄錄所刪內容。所補部分涉及對《切韻類例》的評價。

清龔自珍《說文段注札記》一卷。其“劉肇隅序”剪貼自印本《小學考》，但前後有補抄。

3. 對《小學考》、《許學考》等作了大量校勘

王重民供職於國立北平圖書館，因此有條件廣覽群書，比勘所徵引文獻的版本優劣，進而進行校勘。並且，對於《小學考》、《許學考》來說，王先生不是僅拿二書諸版本進行比勘，而是對其中所徵引文獻一一核對原書。一般認為清光緒十四年浙江書局本《小學考》在《小學考》諸版本中較佳，但經我們拿浙江局本與王重民所作校勘

核對，發現王重民所校出的內容在浙江局本上基本都有反映。上文所引《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1929年7月至1930年6月）提到的“謝氏書差誤舛駁所在多有，而所錄序跋往往脫去三四字、六七字，乃至兩行、三行”，就我們在《增修小學考》稿中所見，此說確實符合實際情況。下面僅就《小學考》、《許學考》的校勘情況各舉幾例說明如下。

校勘《小學考》舉例：

《四聲等子》一卷。《小學考》卷三十三輯錄“序”、“錢曾敏求記”、“四庫全書提要”三篇，對其所作校勘有：元—玄、和音—音和、音—韻、克—剋、今—令、曾—蓋、音—韻、止—遇、指揮—指南、唐—剛。另補闕文：“內六，而《指南》作內七，深攝此書作”。

歐陽德《增修校正押韻釋》五卷。見《小學考》卷三十三，所作校勘有：學—舉；已—己；人—葉；傳—傳；補漏字：原。

顧炎武《唐韻正》二十卷。見《小學考》卷三十七、三十八。所作校勘有：假—暇；德—得；置—置；枉—柱；西—烹；文—本；彥—順；就—誤。另有補闕文：“古文篆隸三字石經，自是以來。”

戴侗《六書故》三十三卷通釋一卷。見《小學考》卷二十一，其校勘有：門戶—戶門；始—殆；“今先人既以”一刪“今”；姑臧—姑；傳以義訓—傳以義訓；四—三；稟—廩；今及故—今反故；而當矣—而當之；命意之要也—命意之委也；鍾鼎—鐘鼎；寰宇—寰宇；整—整；毗—紕。另補闕文：“延祐庚申冬十月。”

校勘《許學考》舉例：

清邵鐸《說文解字群經正字》二十八卷。見《許學考》卷二十，其校勘有：當—而。

清張行孚《說文發疑》六卷。見《許學考》卷二十三，其校勘有：獨—讀。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1932年7月至1933年6月）在總結《小學考》校勘結果時說“得三千數百則”，可以說有相當的規模，以至於擬把校勘成果專門成書，“別為《謝氏小學考校勘記》”。王重民如此嚴謹細緻的工作，不僅保證了《增修小學考》的學術質量，對《小學考》、《許學考》兩書本身也有很大的助益。

4. 詳列版本，對《小學考》的體例有所改進

《小學考》號稱“專科式目錄”，但雖有“目錄”之名，對各書的版本情況卻付闕如，不能完全發揮目錄指點學問門徑的作用。《增修小學考》針對《小學考》的這一缺陷，在版本方面做了很大改進。各書都詳列版本，並注意按各版本版刻的先後排列。茲舉例說明：

清王筠《文字蒙求》四卷。列有原刻本、改訂本、湖北學務處刻本、後知不足齋本、影印本共五種版本。原稿有勾乙，將湖北學務處刻本調至影印本之後。

明楊慎《俗言》一卷。列有《函海》本、《昇庵外集》本、又《函海》巾箱本。原稿有勾乙，《函海》本調至《昇庵外集》本之後。

程先甲《廣續方言》四卷拾遺一卷。列有千一齋本、光緒二十年排印本。原稿勾乙，版本先後順序互換。

5. 間附按語、批注，補正《小學考》之失

《小學考》、《許學考》每每在相關篇目後附以作者“按語”，《增修小學考》中按語雖不頻見，但也還有一定的數量。其內容多為對正文相關信息的補充。如：

汪黎慶《字樣》一卷。末有按語，內容為補證羅振玉《流沙墜簡考釋》：“羅君忘舉此證，因附記於後。”

清鄭文倬《揚雄說故》一卷。末有按語：“按此即先生所撰《說文引群經故》之一卷也……”

明楊奐《詩音辨略》二卷。所錄“凌一心序”後附有按語：“按《示兒字略題辭》後有附識一則，當出孟公手，茲為移錄於後。”

另外在頁眉、欄框外等處也有一些批注，亦可視作按語，如：

清徐承慶《說文解字注匡謬》八卷。末頁頁眉有批注，述及“姚觀元序”乃繆荃孫代作，見《藝風堂文集》卷五。

清畢沅《釋名疏證》八卷。首頁右欄外有批注，述及“畢沅自序”為洪亮吉代作，見《卷施閣文甲集》卷十。

清郭慶藩《方言集解》十三卷。首頁右欄外記：“此序王先謙代作，見《虛受堂文》卷七。”

作為輯錄式目錄書，按語是作者學術識見的直接反映。王重民以其版本目錄學學養，通過按語在辨別原委、補正《小學考》缺失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大大提升了《增修小學考》的學術水平。

以上我們對《增修小學考》在補正《小學考》方面所做出的貢獻進行了考察和初步分析，從中可以看出，《增修小學考》無論是在內容還是在體例方面，都對《小學考》乃至“輯錄體”目錄書有一定的推進。反觀《小學考》印行之後二百多年間，雖然其受時代局限所致的種種缺陷為大家熟知，但卻少有人對其進行訂補。更多的是感於其書無細目，翻檢不便，所以為其補充細目。即以國家圖書館所藏為限，就有郭昭文編《小學考補目》、羅福頤編《小學考目錄》（《待時軒叢刊》本）、佚名編《小學考子目》。據《〈王重民教授著述目錄〉補遺》，在北大所藏王重民遺稿裏，也有一部《小學考目錄》稿本，用“王重民稿紙”，上題“重民十九年一月”，當是王先生當時為續修《小學考》而親手抄錄。而對《小學考》增補校訂的，可謂少之又少，目前所知僅有臺灣吳三英所著《小學考文字類續補》^①。此書筆者未見，據書名則是僅就其中的“文字”類進行增補。所以，王重民此《增修小學考》稿是《小學考》成書之後最全面的一次增補。

最後再附帶說一下王重民當時所編的另幾部與《增修小學考》相關的佚稿。據《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第五次總報告書》，除《增修小學考》一百卷外，王重民另編有《謝氏小學考校勘記》五卷、《增輯小學考簡目》十卷、《清人文集札記中字說總索引》十二卷、《清人字說選錄》第一輯五卷。劉修業所撰《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學術活動編年》據第五次報告也提到此幾部文稿，但並不知文稿的具體下落，也僅是懷疑應該是在大辭典編纂處負責人黎錦熙、錢玄同二先生處，後來則散佚。現在我們在國家圖書

館藏“黎錦熙藏書”中所見僅有《增修小學考》，並未見到其他幾部文稿。上文提到此批文稿中夾雜的《釋韻》（錢塘《溉古亭述古錄》卷一卅七下）一篇，數量較少，也無法確定是否即為《清人字說選錄》的稿子。不過，因《增修小學考》對《小學考》作了大量校勘，而把這些校勘輯出來就是一部《謝氏小學考校勘記》，至於《增輯小學考簡目》則更是《增修小學考》的簡省版。所以有了《增修小學考》，即使目前沒有這兩部文稿的下落，也不會有太大的遺憾。另外，若是根據《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中的“學術文”小學類第五部分的“釋字”，把其中相關篇目輯出來也就是一部“《清人字說選錄》”。當然其中缺了作者的取捨和鑒別，自不能等同視之。根據大辭典編纂處第五次、第六次總報告書，《謝氏小學考校勘記》五卷、《增輯小學考簡目》十卷、《清人字說選錄》第一輯五卷這三種書正在“繕校中”或“校印中”，似離出版僅有一步之遙。至於最終為何都沒有出版，我們想一方面是因為王重民1934年後受派赴歐美考察，沒有時間再進一步進行相關工作，另一方面，因時局動蕩，大辭典編纂處的經費得不到切實保障，各書的出版最後就沒能落實。

注釋：

- ① 為行文簡便，文中諸位先生均省去尊稱。
- ② 長澤規矩也著，梅憲華、郭寶林譯：《中國版本目錄學書籍解題》，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184頁。
- ③⑦ 劉修業：《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學術活動編年》，王重民《冷廬文藪》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④ 此處所稱《續修小學考》即《增修小學考》，因其未出版，故諸家稱說多有不同。文稿中書名明確，所以我們後文中一律稱《增修小學考》。
- ⑤ 王媛：《〈王重民教授著述目錄〉補遺》，《圖書情報工作》2003年第5期。
- ⑥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第五次總報告書》，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民國二十二年（1933），第31頁。
- ⑧ 王重民：《方言考·序》，崔驥《方言考》，中華圖書館協會，民國二十一年（1932）。
- ⑨ 按，此當是按字計酬的記錄。參《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第五次總報告書》所附《纂著部中國大辭典本股暫行簡章》第五條規定：“聘定專門家為特約編纂員若干人；按所纂擬之條數分量於每月底計送工作酬金，由總編纂二人會同酌定之。”
- ⑩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第五次總報告書》，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民國二十二年（1933），第30頁。
- ⑪ 陳然：《〈小學考〉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湖北大學，2007年，第8頁。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金石組）